

明 史

●卷二百八十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

○何腾蛟（章旷 傳作霖） 瞿式耜（汪皞等）

何腾蛟，字云从，贵州黎平卫人。天启元年举于乡。崇祯中授南阳知县。地四达，贼出没其间，数被挫去。已，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，斩首四百余级，又讨平土寇，益知名。迁兵部主事，进员外郎，出为怀来兵备僉事，调口北道。才谓精敏，所在见称。遭母忧，巡抚刘永祚荐其贤，乞夺情任事。腾蛟不可，固辞归。服除，起准徐兵备僉事。讨平土寇，部内宴然。

十六年冬，拜右僉都御史，代王聚奎巡抚湖广。时湖北地尽失，止存武昌，屯左良玉大军，军横甚。腾蛟与良玉交欢，得相安。明年春，遣将惠登相、毛宪文复德安、随州。

五月，福王立。诏至，良玉驻汉阳，其部下有异议，不欲开读。腾蛟曰：“社稷安危，系此一举。倘不奉诏，吾以死殉之。”抵良玉所，而良玉已听正纪卢鼎言，开读如礼。正纪者，良玉所置官名也。八月，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侍郎，兼抚湖南，代李乾德。寻以故

官总督湖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军务，召总督杨鹗还。明年三月，南京有北来太子事，中外以为真，朝臣皆曰伪。腾蛟力言不可杀，与当国者大忤。

无何，良玉举兵反，邀腾蛟偕行，不可，则尽杀城中人以劫之。士民争匿其署中，腾蛟坐大门纵之入。良玉破垣举火，避难者悉焚死。腾蛟急解印付家人，令速走，将自刳，为良玉部将拥去。良玉欲与同舟，不从，乃置之别舟，以副将四人守之。舟次汉阳门，乘间跌入江水。四人惧诛，亦赴水。腾蛟漂十余里，渔舟救之起，则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前也。家人怀印者亦至，相视大惊。觅渔舟，忽不见。远近谓腾蛟忠诚得神佑，益归心焉。

腾蛟乃从宁州转浏阳，抵长沙。集诸属吏堵胤锡、傅上瑞、严起恒、章旷、周大启、吴晋锡等，痛哭盟誓。分士马舟舰糗粮，各任其一。令胤锡摄湖北巡抚，上瑞摄湖南巡抚，旷为总督监军，大启提督学政。起恒故衡永道，即督二郡军食，晋锡以长沙推官摄郴桂道事。即遣旷调副将黄朝宣、张先璧、刘承胤兵。朝宣

自燕子窝，先璧自溱浦，承胤自武冈，先后至，兵势稍振。而是时良玉已死。

顺治二年五月，大兵下南都。唐王聿键自立于福州。王居南阳时，素知腾蛟贤，委任益至。李自成毙于九宫山，其将刘体仁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，议归腾蛟。率四五万人骤入湘阴，距长沙百余里。城中人不知其求归也，惧甚。朝宣即引兵还燕子窝。上瑞请腾蛟出避，腾蛟曰：“死于左，死于贼，一也，何避焉。”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，以千人护行。贼谓其迎敌也，射杀之，从行者尽死。城中益惧，士女悉窜。腾蛟与旷谋，遣部将万人鹏等二人往抚。贼见止二骑，迎入演武场，饮之酒。二人不交一言，与痛饮。饮毕，贼问来意，答言督师以湘阴褊小，不足容大军，请即移长沙。因致腾蛟手书召之曰：“公等归朝，誓永保富贵。”摇旗等大喜，与大鹏至长沙。腾蛟开诚抚慰，宴饮尽欢，犒从官牛酒。命先璧以卒三万驰射，旌旗蔽天。摇旗等大悦，招其党袁宗第、蔺养成、王进才、牛有勇皆来归，骤增兵十余万，声威大震。

未几，自成将李锦、高必正拥众数十万逼常德。腾蛟令胤锡抚降之，置之荆州。锦，自成从子，后赐名赤心。必正则自成妻高氏弟也。高氏语锦曰：“汝愿为无赖贼，抑愿为大将邪？”锦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为贼无论，既以身许国，当爱民，受主将节制，有死无二，吾所愿也。”锦曰：“诺。”腾蛟虑锦跋扈，他日过其营，请见高氏，再拜，执礼恭。高氏悦，戒其子毋忘何公，锦自是无异志。

自成乱天下二十年，陷帝都，覆庙社，其众数十万悉归腾蛟。而腾蛟上疏，但言元凶已除，稍泄神人愤，宜告谢郊庙，卒不言己功。唐王大喜，立拜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封定兴伯，仍督师。而疑自成死未实。腾蛟言自成定死，身首已糜烂。不敢居功，因固辞封爵。不允，令规取江西及南都。

当是时，降卒既众，腾蛟欲以旧军参之，乃题授朝宣、先璧为总兵官，与承胤、赤心、郝永忠、宗第、进才及董英、马进忠、马士秀、曹志建、王允成、卢鼎并开镇湖南、北，时所谓十三镇者也。永忠即摇旗，英，

腾蛟中军，志建则故巡按刘熙祚中军，余皆良玉旧将也。

腾蛟锐意东下，拜表出师。明年正月与监军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阴，期大会岳州。先璧逗遛，诸营亦观望，独赤心自湖北至，为大兵所败而还，诸镇兵遂罢，腾蛟威望由此损。时诸将皆骄且贪残，朝宣尤甚，劫人而剥其皮。永忠效之，杀民无虚日。腾蛟不能制。故总督杨鹖者，克饷失军心，至是复夤缘为偏沅总督。腾蛟以为言，乃召鹖还。

王数议出关，为郑氏所阻。腾蛟屡请幸赣，协力取江西。王遣使征兵，腾蛟发永忠精骑五千往。永忠不肯前，五月始抵郴州。会大兵破汀州，聿键被执死，赣州亦失。腾蛟闻王死，大恟，厉兵保境如平时。已，闻永明王立，乃稍自安。王寻以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，加太子太保。王进才故守益阳，闻大兵渐逼，还长沙。

四年春，进才扬言乏饷，大掠，并及湘阴。适大兵至长沙，进才走湖北。腾蛟不能守，单骑走衡州，长

沙、湘阴并失。卢鼎时守衡州，而先壁兵突至，大掠。鼎不能抗，走永州。先壁遂挟腾蛟走祁阳，又间道走辰州。腾蛟脱还，走永州。甫至，鼎部将复大掠。鼎走道州，腾蛟与侍郎严起恒走白牙市，大兵遂下衡、永。初，腾蛟建十三镇以卫长沙，至是皆自为盗贼。大兵入衡州，守将黄朝宣降。数其罪，支解之，远近大快。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，副将周金汤睨城虚，夜鼓噪而登，知府出走，金汤遂入永。

六月，腾蛟在白牙。王密遣中使告以刘承胤罪，令入武冈除之。腾蛟乃走谒王，王及太后皆召见。承胤由小校，以腾蛟荐至大将，已渐倨。腾蛟在长沙征其兵，承胤大怒，言：“先调朝宣、先壁军，皆章旷亲行，今乃折箠使我。”遂驰至黎平，执腾蛟子，索饷数万。子走诉腾蛟，腾蛟遣旷行，承胤乃以众至。腾蛟为请于王，得封定蛮伯，且与为姻，承胤益骄。至是爵安国公，勋上柱国，赐尚方剑，益坐大。忌腾蛟出己上，欲夺其权，请用为户部尚书，专领饷务，王不许。王召腾蛟图承胤，腾蛟无兵，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、

胡一青兵隶之。及辞朝，赐银币，命廷臣郊饯。承胤伏千骑袭腾蛟，印选卒力战，尽歼之，腾蛟乃还驻白牙。

八月，大兵破武冈，承胤降。王走靖州，又走柳州。时常德、宝庆已失，永亦再失。王将返桂林，而城中止焦璉军，腾蛟率印选、一青入为助。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拥众万余至，与璉兵欲斗，会宜章伯卢鼎兵亦至，腾蛟为调剂，桂林以安。乃遣璉、永忠、鼎、印选、一青分扼兴安、灵川、永宁、义宁诸州县。十一月，大兵逼全州，腾蛟督五将合御。

五年正月，王居桂林，加腾蛟太师，进爵为侯，子孙世袭。二月，大兵破全州，至兴安。永忠兵大溃，奔桂林，逼王西，纵兵大掠。腾蛟自永福至。大兵知桂林有变，直抵北门。腾蛟督璉、一青等分三门拒守，大兵乃还全州。会金声桓、李成栋叛大清，以兵附。大兵在湖南者姑退，腾蛟遂取全州。复遣保昌侯曹志建、宜章侯卢鼎、新兴侯焦璉、新宁侯赵印选攻永州，围城三月，大小三十六战，十一月朔克之。未几，监军

御史余鯤起、职方主事李甲春取宝庆，诸将亦取衡州，马进忠取常德，所失地多复。

腾蛟议进兵长沙。会督师堵胤锡恶进忠，招忠贞营李赤心军自夔州至，令进忠让常德与之。进忠大怒，尽驱居民出城，焚庐舍，走武冈。宝庆守将王进才亦弃城走，他守将皆溃。赤心等所至皆空城，旋弃走，东趋长沙。腾蛟时驻衡州，大骇。六年正月檄进忠由益阳出长沙，期诸将毕会，而亲诣忠贞营，邀赤心入衡。部下卒六千人，惧忠贞营掩袭，不护行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。将至，闻其军已东，即尾之至湘潭。湘潭空城也，赤心不守而去，腾蛟乃入居之。大兵知腾蛟入空城，遣将徐勇引军入。勇，腾蛟旧部将也，率其卒罗拜，劝腾蛟降。腾蛟大叱，勇遂拥之去。绝食七日，乃杀之。永明王闻之哀悼，赐祭者九，赠中湘王，谥文烈，官其子文瑞金都御史。

章旷，字于野，松江华亭人。崇祯十年进士。授沔阳知州。十六年三月，贼将郝摇旗陷其城，同知马飙死之。旷走免，谒总督袁继咸于九江，署为监纪。

从诸将方国安、毛宪文、马进忠、王允成等复汉阳。武昌巡按御史黄澍令署汉阳推官兼摄府事，承德巡抚王扬基令署分巡道事。明年四月，宪文偕惠登相复德安，扬基檄旷往守。城空无人，卫官十数人赍印送贼将白旺。旷收斩之，日夕为警备。居三月，代者李藻至，巡抚何腾蛟檄旷署荆西道事。旷去，藻失将士心，城复陷。给事中熊汝霖、御史游有伦劾旷沔阳失城罪，候讯黄州。用腾蛟荐，令戴罪立功。

福王立南京，左良玉将犯阙。腾蛟至长沙，以旷为监军。副将黄朝宣者，故巡抚宋一鹤部将，驻燕子窝，腾蛟令旷召之来。副将张先璧屯精骑三千于溆浦，复属旷召之，留为亲军，而以朝宣戍茶陵。又令旷调刘承胤兵于武冈。会李自成死，其下刘体仁、郝摇旗、袁宗第、蔺养成、王进才、牛有勇六大部各拥数万兵至。腾蛟与旷计，尽抚其众，军容大壮。左良玉死，其将马进忠、王允成无所归，突至岳州。偏沅巡抚傅上瑞大惧，旷曰：“此无主之兵，可抚也。”入其营，与进忠握手，指白水为誓，进忠等皆从之。进忠即贼中渠

魁混十万也。时南京已破，大兵逼湖南，诸将皆畏怯，旷独悉力御。唐王擢为右佥都御史，提督军务，恢剿湖北。

旷有智略，行军不避锋镝。身扼湘阴、平江之冲，湖南恃以无恐。尝战岳州，以后军不继而还。已，又大战大荆驿。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。长沙守将王进才与狼兵将覃遇春哄，大掠而去。腾蛟奔衡州，旷亦走宝庆，长沙遂失。腾蛟驻祁阳，旷来会。腾蛟以兵事属旷，而谒王武冈。旷移驻永州，见诸大将拥兵，闻警辄走，抑郁而卒。

傅作霖，武陵人。由乡举仕唐王，大学士苏观生奏为职方主事，监纪其军。观生歿，倚何腾蛟长沙，改监军御史。永明王在全州，超拜兵部左侍郎，掌部事，寻进尚书，从至武冈。时刘承胤擅政，作霖与相善，故骤迁。及大兵逼武冈，承胤议迎降，作霖勃然责之。承胤遣使纳款，大兵入城，作霖冠带坐堂上。承胤力劝之降，不从，遂被杀。妾郑有殊色，被执，驱之过桥，跃入水中死。

有萧旷者，武昌诸生，为承胤坐营参将。腾蛟题为总兵官，管黎平参将事。及承胤降，令降将陈友龙招旷，旷不从。已而城破，死之。

傅上瑞，初为武昌推官，贼围城，遁走。久之，腾蛟荐为长沙佥事，又令摄偏沅巡抚事。劝腾蛟设十三镇，卒为湖南大害。唐王时，用腾蛟荐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实授偏沅巡抚。性反覆，弃腾蛟如遗。武冈破，大兵逼沅州，上瑞出降。逾年，与刘承胤并诛死。

瞿式耜，字起田，常熟人。礼部侍郎景淳孙，湖广参议汝说子也。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授吉安永丰知县，有惠政。天启元年调江陵。永丰民乞留，命再任。以忧归。崇祯元年，擢户科给事中，疏言李国_木普宜留内阁，王永光宜典铨，曹于汴宜秉宪，郑三俊、毕懋良宜总版曹，李邦华宜主戎政。帝多采其言。俄陈朝政不平，为王之寀请恤，孙慎行讼冤，速杨镐、王化贞之诛，白杨涟、左光斗结毒之谤，追论故相魏广微、顾秉谦、冯铨、黄立极之罪。因言夺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宽，积愆久废之汤宾尹不可用。帝亦纳之。又极

论来宗道、杨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，二人旋罢去。御史袁弘勋劾大学士刘鸿训，逆党徐大化实主之。川贵总督张鹤鸣先已被废，其复用由魏忠贤。式耜并疏论。已，颂杨涟、魏大中、周顺昌为清中之清，忠中之忠，三人遂赐谥。未几，陈时务七事，言：“起废不可不核，升迁不可不渐，会推不可不慎。谥典宜严，刑章宜饬，论人宜审，附罔者宜区分。”又极论馆选奔竞之弊，请临轩亲试。末言：“古有左右史，记天子言动。今召对时勤，宜令史官入侍纪录，昭示朝野。”事多议行。时将定逆案，请尽发红本，定其情罪轻重。又言宣府巡抚徐良彦不附逆奄，为崔呈秀诬劾遣戍，亟当登用。良彦遂获起。

式耜矫矫立名，所建白多当帝意，然搏击权豪，大臣多畏其口。十月诏会推阁臣，礼部侍郎钱谦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，虑并推则己绌，谋沮之。式耜，谦益门人也，言于当事者，摈延儒弗推，而列谦益第二。温体仁遂发难，延儒助之。谦益夺官闲住，式耜坐贬谪。式耜尝颂贵宁参政胡平表杀贼功，请优擢

。其后平表为贵州布政使，坐不谨罢。式耜再贬二秩，遂废于家。久之，常熟奸民张汉儒希体仁指，讐谦益、式耜贪肆不法。体仁主之，下法司逮治。巡抚张国维、巡按路振飞交章白其冤，不听。比两人就狱，则体仁已去位，狱稍解。谦益坐削籍，式耜赎徒。言官疏荐，不纳。

十七年，福王立于南京。八月起式耜应天府丞。已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方震孺巡抚广西。明年夏，甫抵梧州，闻南京破。靖江王亨嘉谋僭号，召式耜。拒不住，而檄思恩参将陈邦传助防。止狼兵，勿应亨嘉调。亨嘉至梧，劫式耜，幽之桂林，遣入取其敕印。初，式耜议立桂端王子安仁王。及唐王监国，式耜以为伦序不当立，不奉表劝进。至是为亨嘉所幽，乃遣使贺王，因乞援。王喜，而亨嘉为丁魁楚所攻，势窘，乃释式耜。式耜与中军官焦琏召邦传共执亨嘉，乱遂定。唐王擢式耜兵部右侍郎，协理戎政，以晏日曙来代。式耜不入朝，退居广东。

顺治三年九月，大兵破汀州。式耜与魁楚等议立

永明王由榔，乃迎王梧州，以十月十日监国肇庆。进式耜吏部右侍郎、东阁大学士，兼掌吏部事。未几，赣州败报至，司礼王坤迫王赴梧州。式耜力争，不得。十一月朔，苏观生立唐王聿[Z115]于广州。式耜乃与魁楚等定议迎王还肇庆，遣总督林佳鼎御观生兵，败殁。式耜视师峡口。十二月望，大兵破广州。王坤趣王西走。式耜趋赴王，王已越梧而西。

四年正月，大兵破肇庆，逼梧州，巡抚曹晔迎降。王欲走依何腾蛟于湖广，丁魁楚、吕大器、王化澄皆弃王去，止式耜及吴炳、吴贞毓等从，乃由平乐抵桂林。二月，大兵袭平乐，分兵趋桂林。王将走全州，式耜极陈桂林形势，请留，不许。自请留守，许之。进文渊阁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，赐剑，便宜从事。平乐、浔州相继破，桂林危甚。总督侍郎朱盛浓走灵川，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县，布政使朱盛调、副使杨垂云、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，惟式耜与通判郑国藩，县丞李世荣及都司林应昌、李当瑞、沈煌在焉。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晔代盛浓，御史鲁可藻代延泰。未赴而大兵已

于三月薄桂林，以骑数十突入文昌门，登城楼瞰式耜公署。式耜急令援将焦璉拒战。

初，永明王为贼执，璉率众攀城上，破械出之。王病不能行，璉负王以行。王以此德璉，用破靖江王功，命为参将。及是战守三月，璉功最多，元晔、可藻亦尽力。式耜身立矢石中，与士卒同甘苦。积雨城坏，吏士无人色，式耜督城守自如，故人无叛志。援兵索饷而晔，式耜括库不足，妻邵捐簪珥佐之。既而璉兵主客不和，噪而去，城几破者数矣。会陈邦彦等攻广州，大兵引而东，桂林获全。璉亦复阳朔及平乐，陈邦传亦由浔复梧州。王闻捷，封式耜临桂伯，璉新兴伯，元晔等进秩有差。

式耜初请王返全州，不听。已，请还桂林。王已许之，会武冈破，王由靖州走柳州，式耜复请还桂林。十一月，大兵自湖南逼全州，式耜偕腾蛟拒却。已，梧州复破，王方在象州，欲走南宁。以大臣力争，乃以十二月还桂林。

五年二月，南安侯郝永忠驻桂林，恶城外团练兵，

尽破水东十八村，杀戮无算，与式耜构难。式耜力调剂，永忠乃驻兴安。大兵前驱至灵川，永忠战败，奔入桂林，请王即夕西走。式耜力争，不听。左右皆请速驾，式耜又争。王曰：“卿不过欲予死社稷尔。”式耜为泣下沾衣。王甫行，永忠即大掠，捶杀太常卿黄太元。式耜家亦被掠，家人矫腾蛟令箭，乃出城。日中，赵印选诸营自灵川至，亦大掠，城内外如洗。永忠走柳州，印选等走永宁。明日，式耜息城中余烬，安抚远近。焦璉及诸镇周金、汤兆佐、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，腾蛟军亦至。三月，大兵知桂林有变，来袭，抵北门。腾蛟督诸将拒战，城获全。时王驻南宁，式耜遣使慰三宫起居。王始知式耜无恙，为泣下。

闰三月，广东李成栋、江西金声桓皆叛大清，据地归，式耜请王还桂林。王从成栋请，将赴广州。式耜虑成栋挟王自专，如刘承胤事，力争之，乃驻肇庆。十一月，永州、宝庆、衡州并复。式耜以机会可乘，请王还桂林，图出楚之计，不纳。庆国公陈邦传守潯州，自称世守广西，欲如黔国公例。式耜特疏劾之，会